

开 篇

天还麻麻亮，在省医院门诊部排队挂号的，依顺序排起了行行或密或疏的队。一个看来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穿一套银灰色纯毛哗叽西服套裙，脚上一双与衣裙配套的银灰色半高跟皮鞋，她先拣一块石头给自己作‘替身’排队，然后找个清幽去处——坐在离队不远处的花坛旁，靠着一棵梧桐树闭目养神。虽是初夏，但夹杂着万年青的甜香、树木花草的清香与医院里特有的漂白粉刺鼻味儿的晨风一阵袭来，梧桐树枝叶上冰冷的露珠滴嗒落在她的脸上、身上，使她打了个寒噤。睁眼一看，不到十分钟排队的人越来越多。一会儿，人们纷纷站起来，代人站队的报纸呀石头呀什么的已统统被人取而代之，她才站到队里来。

要知道，四川人口之多乃全国之冠，病人自来多，医院少，名医荟萃之地，自然更僧多粥少。今天礼拜五，不少名医都要门诊，名医只能挂 50 个号。

此时，一个满脸络腮胡子脸色黝黑的高个儿中年男子，披一件黑色的大衣踉踉跄跄朝挂号室奔去：“我，我是从西藏来的，路上大雪封了山，坐车整整走了一个月才到成都……”他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旁若无人地向前走去。从摇摆着的脏大衣里发出一股酥油、酒与男人特有的汗渍味儿。不知何故，人们不由自主地为他让开一条道，让他排在第一名。她从小性

格矜持，不论走在哪儿，都两眼平视前方，目不斜视，但那个自称从西藏出来的人的声音却使她大吃一惊，这声音何等耳熟，是他？但他的声音热情豪爽响亮，从无半点嘶哑苦涩味儿，更何况那粗犷的身材、那满脸的络腮胡子，尤其那满身油污，发出难闻的气味儿更不是他！看着他醉汉般摇摇摆摆地向前走，她不禁脸一红：四十岁的人又不是小姑娘，却像初恋的豆蔻少女般敏感，并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姑娘一样有着儿童心理，脑子里装满幻想。不是么，看‘样板戏’电影《红灯记》，一看见李玉和说一声“谢谢，妈！”唱起“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时，那李玉和腰一拍，头一仰，两眼望着远方时，她就认为这神情，特别是那额头，那眼神极像他。从此，每次演电影《红灯记》，她都百看不厌。还有一次，她在火车上，发现一个乘务员很像他，为此，她目不转睛地打量着那个乘务员好久，心里咚咚地狂跳，对自己说：“就是他，没错，就是他！”正当她喊出了“姚”字时，火车到站了，那乘务员操着地地道道的成都话：广元火车站到了，下车的旅客请收拾好行李准备下车才使你从迷梦中猛醒：“他是江苏人，绝不是成都人！”才使你避免出洋相。当你清醒过来后再看那个乘务员，发现除身材有点像他之外，其他方面（特别是气质）没有半点像他！“你怎么把任何一个人都认作他，真是乱弹琴！”想到这里，她自嘲地苦笑了。

她拿着挂号单挎着米黄色的小挎包，来到二楼外科一诊断室外的长木靠椅上坐下。

一位长脖削肩的年轻女护士拿着一个长方形的硬壳本，站在一号外科门诊室前喊：“一号！到！”先前那个自称从西藏出来的男子急急应声道。“什么名字？”护士接过他的挂号

单一边飞快地放在硬壳本上写着什么一边问：“姚启荣？”声音刚落，坐在椅子上等着就医的她像机器人按了电钮通了电般“腾”地站了起来，疾步走上前去，对他细细打量起来。他正焦急地注视着室内的医生，对从侧面瞅他的她浑然不觉。似一根看不见的神秘的绳子系着他和她一样，他向门诊室走去，她也步步紧跟，直到女护士拦住她：“还没有叫你呢，你这个人才性急！”才使她清醒过来……

一、北京在你面前将展现 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界

小金是从小乡镇来到华大读书的，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足不出县的她坐了三天两夜火车一到北京站，看到的世界竟是那么热闹、那么辉煌，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月光溶溶，秀湖畔翠峰起伏错落有致，微风吹拂，湖水中倒映着月亮、星星，以及华大的标志博雅塔的塔影、随水摇曳的柳枝与古色古香的石舫也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构成了一幅深邃神妙的美妙图画。湖心岛的石舫上，一群少男少女——国文系一年级全体同学正在中秋佳节赏月。他们吃着粒大汁多味甜色艳的玫瑰香与红玛瑙葡萄，还有皮薄化渣又香又脆又甜的京白梨，自然还有月饼花生瓜子。该她们班表演了，她急忙站起来。四个女生表演了具有少女天真活泼娇憨神态的“草笠舞”，随着悠扬的琴声，她们手拿草笠，迈着轻快的舞步，踏着节拍边歌边舞，给这月夜的湖光、塔影增添了盎然生机，增添了无限诗情画意。就在那天晚上，刚踏进燕园不到一月的小金，觉得自己的心完全被秀湖吸引，她的身心，

她的灵魂都与秀湖生生世世水乳般交融在一起了……

北京人（包括在北京工作的外省人）真好！她，一个从未出过县城的十八岁的姑娘，生平第一次千里迢迢离家上华大，一上火车遇上的全是好人！他们都是在北京工作的大哥哥，一个姓李，在北京某科研院所工作，他给她介绍了北京的风土人情，告诉她旅途中的基本常识。得知她读国文系后，为她描绘出一幅令人心往神驰的学习情景：星期天带本小说去颐和园既欣赏了驰名中外的美丽风景，又陶冶了文人的性情，也增长了学问。到了西安，他有公事需耽误几天下了车，怕她在路上有闪失，他回京后专程去系办公室新生报到处打听她，听说她已报了到心中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怕打扰她耽误她宝贵的学习时间连面也未与她见便在人海中消失，今生今世说不定再也见不着他了。还有一个大哥哥是从天津上火车的，是一个年近三十的军官，他一上车就坐在她对面，刚把绿色的军帽挂在衣帽钩上，就热情地问：“小妹妹，你从哪里来？干嘛一个人坐车？”她被他的真挚的笑容打动了，便如实告诉了他。他很高兴问她家里有几个人，她说她是独生女，还有爸爸妈妈。火车到北京站后，他亲自帮她提行李从天桥下地道走出北京站，当时已是晚上 11 点，一直来到写着“欢迎华大新生”的大红横幅前，把她送上校车，他才离去。

到华大不到一月就到了国庆。姑娘们七手八脚忙忙碌碌地化好妆，坐上校车直奔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已成了欢乐的海洋。巨大红色横幅下装饰着金光闪闪的长长流苏，上面有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中华大学。就展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最佳位置——与城墙上的毛主席巨幅画像仅仅隔着一座金水桥！探照灯聚光灯与各种闪烁的霓虹灯

把天安门照得如同白昼，在紧靠金水桥的挨天安门城楼最近的中央区属大学区，华大左边是国大，右边是民大。同学们都穿上世界各国与我国各族的鲜艳的民族服装。这边跳起了藏舞《洗衣歌》，那边跳起了《丰收舞》这边跳起了《亚非拉人民要解放》，那边跳起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电影电视摄影相穿梭其间。由于精心组织巧妙安排，偌大的天安门广场井井有条，乐而不乱，无论表演者、围观者还是坐下来欣赏礼花烟火者，均自得其乐，无不尽兴。

晚十点，天安门广场四周一阵礼炮响，放礼花了！犹如给欢乐的海洋欢上加喜，锦上添花。是成百上千的天女把她们花蓝里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鲜花纷纷扬扬洒向人间？是飞起彩龙三百万的五颜六色闪闪发光的鳞甲满天飞？是社稷之神显圣，把成千上万金色的麦穗稻穗撒向人间，金色的穗子倏然不见，又再现了万道瑰丽的朝霞满天，瞬间又化为五彩祥云，瞬间又幻为绚丽多姿光彩耀人的珍珠、玛瑙、钻石……真真巧夺天工！舞罢盘膝而坐观礼花烟火，高中时一位老师告别的话语在她耳边响了起来：“北京将对你展开一个光辉灿烂的辉煌世界！”

二、为保卫毛主席，甘洒热血写文革春秋

文革前夕，学校安排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与工农兵相结合，下京郊煤矿，把批判‘三家村’（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个文人邓拓、吴晗、廖沫沙）的运动引向深入。小金的班下到京山煤矿，除华大外还有北京其他高校的同学。京山的气候与西郊的华大大不相同：时值初夏，华大与城里一样炎热而干

燥，穿一件短袖上衣还直出汗，这里却凉爽宜人：往往是晚上下雨天亮前就晴了，像春天一样艳阳高照，那碧蓝碧蓝的天空是那么空明洁净一望无涯，仿佛是造化之神刚刚倾东海之水清洗过，蓝幽幽的分外迷人。

可煤矿里又是另一个天地。作为对什么事都感到新奇的姑娘们，嘻嘻哈哈地穿上工作服，脚蹬一双高统雨靴，头戴一顶安有矿灯的柳条帽，细腰上挺神气地扎一条皮带，完全变了另一个人。大家都禁不住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直乐，然后下矿参观。坐上“哐当哐当”作响的拉煤小火车，看着鼓风机“呼呼”地把新鲜空气鼓进隧道里。下车后，凭着头上的矿灯照射，同学们“劈劈叭叭”地踏过注着水的隧道，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亲眼看见了工人们用电风镐采煤的场面。只参观了两三个小时，上地面来洗澡，头发尤其是耳朵里的煤灰一个礼拜也没洗尽，不禁对矿工们油然产生了敬佩之情：他们没半句闪光的豪言壮语，却默默无闻地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掘“乌金”，在黑暗里泥里水里摸爬滚打，像普罗米修斯，给人类盗来了象征光明温暖的火种……

一天，领队的老师分小金到一个工段组批判“三家村”之一邓拓的《燕山夜话》，其中有一篇叫做《一个鸡蛋的家当》。大意是一个家徒四壁的穷光蛋终于有了一个鸡蛋，这蛋是他家唯一的家当。这个穷光蛋日以继夜想入非非，甚至做梦都梦见蛋孵成鸡鸡又生蛋，如此这般无穷往复终于成了穿金裹银的大富翁。想得高兴起来仿佛自己已经真的成了大富翁，情不自禁手舞足蹈。谁知乐极生悲，竟把全部家当——一个鸡蛋打烂了。她站在麦克风前，看着一个个工人师傅正用期待的目光望着她，她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充分展示自己的口

才,以不辜负他们的期望。为此,头天晚上她就写好了发言稿并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宿舍里熄灯后还充分酝酿感情。她出身苦,若不是共产党毛主席,哪敢梦想读大学。而邓拓他们就是要反党反救星毛主席。一想起中国又要回到暗无天日的旧社会,不禁怒火中烧。此刻,十八岁的她扎着羊角辫,穿了一件很合体的黄底黑格花线呢列宁装,正对着麦克风兴致勃勃地滔滔不绝。她按当时人民日报批判文章的惯例,上连下套,无限上纲,说邓拓把我们伟大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辉煌成就比着一个鸡蛋,影射我们伟大的党把国家治理得一团糟,像蛋打鸡飞一样。她耳畔突然响起了这样一首凄切的歌:

“旧社会,好比是,
黑格洞洞的苦井万丈深,
井底下压着咱们的老百姓,
妇女在最下层……”

她愤怒,她悲伤,激动得声泪俱下,声音颤抖了:“同志们,工人师傅们,邓拓就是这么诬蔑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解放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他们就是想要我们回到那暗无天日的吃人的旧社会,‘是可忍,孰不可忍’?煤矿工人们怎么也想不通,一个鸡蛋与回到旧社会有什么联系,更不懂啥叫‘是可忍,孰不可忍’。既然‘说什么不可忍’,为什么小姑娘俊俏的脸蛋胀得通红,泪珠从眼睛里流了出来,并且声音哽咽地高举手臂呼着口号:‘打倒‘三家村’黑帮!’打倒邓拓吴晗廖沫沙!’台下有的暗暗纳罕,有的冷眼旁观,有的打着呵欠,有

的抽着烟，漠然地像看西洋镜般地看着她。就像“狼来了”的故事一样，第一次说回到吃人的旧社会大家都气愤，有的甚至泣不成声。据说演《白毛女》歌剧时，有苦大仇深的战士开枪向扮演黄世仁的演员射击的。说的次数多了，说得大家耳朵里都长了茧疤，往往连苦大仇深的人也激动不起来了。看到台下黑压压一大片人竟没有一个人响应，她尴尬极了，窘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正下不了台时，一瘦高个儿年轻小伙子来到她面前，他首先对她鼓励赞许地一笑，然后对准麦克风：“工人师傅们，刚才，这位女同学讲的是这么个理儿：邓拓他们这些反革命把他们的笔变成了铁锹，成天就用锹使劲儿地挖呀挖，他们挖什么？他们就是挖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墙脚。他们要变天，使我们回到那悲惨的旧社会。师傅们，如果他们的罪恶想法实现的话，我们京山煤矿又要像解放前的门头沟煤矿一样成为万人坑……”门头沟的万人坑，凡北京人尤其是煤矿工人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工人都去参观过，万人坑里个个骷髅堆堆白骨的可怕形象犹如又在眼前。据介绍，有的矿工还没断气，就被工头扔进万人坑喂了吃死人肉眼睛吃红了的野狗。此刻，发言的小伙子正用叨家常般浅显明瞭生动的语言使他们明白了邓拓就是要他们变成万人坑里的堆堆白骨。工人们被激怒了，此刻，小伙子举起拳头挥臂高呼：“打倒邓拓 打倒‘三家村’！”真是一呼百诺，会场上口号声此起彼伏，雷鸣也似震天动地……

文革初期，小金到邻校国大进行“革命串联”，在一个不大的坝子上正围着黑压压的一群人，中间用饭桌拼成了一个简易临时讲坛，两派正在唇枪舌战，中心辩题是对工作组反还是保。一个男同学跳上讲坛，手拿麦克风讲了起来。他举了很

多例子说明工作组是好的，内容翔实思路清晰，说服力较强。他刚一说完，就赢得一阵阵掌声。这时，一个瘦高个儿轻捷地跃上讲坛，先问了发言者一个问题，工作组如今是领导运动的带头人还是已成了运动的绊脚石？前者一下子结巴起来，回答的话语模棱两可，闪闪烁烁。瘦高个儿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操一口略带江苏味儿的普通话侃侃而谈：“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这样说：‘谈到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时候，决不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企图找出一种合力，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像游蛇一样回旋，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善良天真的愿望等等。’……他的话简洁有力，句句打中要害，当时引用马恩列斯与毛主席的话来辩论或写文章是最时髦最受欢迎的。随着他滔滔不绝热情洋溢的发言，仿佛中心议题已变得微不足道，人们已被他渊博的知识，高屋建瓴的思路，势如破竹的气概所征服。他犹如一阵从天而降的狂飚；保工作组‘观点的人只得望风披靡……”

难忘的 B 市大串联，那时，她们这些华大钢杆儿（形容铁了心的）保李派，被中央文革派遣，在头头李蓬一的率领下，手持尚方宝剑，踌躇满志到 B 市造反。她们一行人踏上了南下的列车。那是 66 年冬天，文革初期，火车上还不太挤。红卫兵穿着绿军装，戴着军帽，束一根绿色军用皮带更显得时髦英俊、英姿飒爽，左臂上戴着《首都红卫兵》袖套。要知道，这是 8 月 18 日一女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献给伟大领袖、红卫兵司令毛主席，而毛主席欣然戴在手臂上的啊！胸前别一个白

底红字（字是由毛主席亲笔写的呀）最高学府《中华大学》校徽，手持当时最革命最权威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赐的尚方宝剑，赴 B 市煽文化革命之风，点文化革命之火，把以曾××（B 市市委书记）为首的 B 市市委揪出来。此时，汽笛响了，火车一声长啸，白烟弥满了铁道，车厢喇叭里传来了与此刻气氛极为融洽的凯旋曲为他们壮行，一种神圣豪迈的感觉在他们心中升起。此刻，她想起了贴满北京城的一幅宣传画，标题是：共产主义是不可抗拒的！标题上边是毛主席青年时期梳着大分头的大半身像：浓黑的剑眉微蹙，眉宇间似凝聚着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风云。身后的红色风暴象征着世界革命的红色狂飚正以雷霆万钧的磅礴气势席卷天地六合。“试看将来之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不管谁管？”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矣！”毛主席号召我们全身心的投入到文革中去：“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我们红卫兵干的正是这在世界国际共运史上都要大书特书的伟大事业，而我恰恰生逢其时，投生千万遍，也不及生在这瑰丽的毛泽东时代！每念及此，总令她激动得热泪盈眶。是啊，这惊天动地的火车呼啸声，正是我们红卫兵“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对旧世界宣战的阵阵呐喊；这吞云吐雾长啸声声风驰电掣般的列车，就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任何想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人都是“螳臂挡车”，可笑不自量！此时此刻，历史的重任就落在我们年轻的红卫兵小将的肩上。她情不自禁地唱起了《红卫兵之歌》：“我们对党无限忠诚……”几十根心弦都被这歌声拨动共鸣，战友们全都和着唱了起来：

“我们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大海不能阻，高山不能挡，高山

不能挡”此刻，唱歌者人人潮起伏热血沸腾，只要红卫兵司令毛主席一声令下，叫他们去赴汤蹈火，上刀山下火海，他们也会毫不迟疑并争先恐后地说到办到，而且以此为最大的幸福！

“叱哩哩！叱哩哩！”夜深人静，火车车窗外一片浓黑，偶尔风驰电掣掠过流星般几盏路灯，一阵阵倦意像瞌睡虫般飞在每个人的身上，战友们或靠几或倚椅闭着眼打瞌睡，她却被这激动人心的火车车轮声撩拨得难以成眠：她想近日篇篇《参考消息》上都是外国人清一色歌颂文革的文章，什么七亿人一个思想，人人都像雷锋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好一个令炎黄子孙代代梦寐以求的人间天堂——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而文革正是加速到达这理想境界的桥梁，这是多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辉煌事业！至于一些人挨斗挨打甚至自杀或被整死，即是“阻碍历史潮流”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黑帮，既然他们要充当挡住滚滚向前历史车轮的“螳臂”，那么咎由自取，把他们轧得粉碎有什么关系呢？不仁慈？笑话！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最大的残忍。”

啊，那些疯狂而自豪（而今想起来万分羞愧）的日子，像豪华型大舞厅的宇宙灯一样五光十色、光怪陆离令人眩目：小金们和B市红卫兵战友们一起通宵达旦地干，第二天早上B市市民一个个瞠目结舌，揉着眼睛仿佛在做梦，西安路一夜之间

变成了延安路，协和医院变成了反帝医院，辅仁大学变成了革命大学，路两旁灰不溜秋的高楼大厦一夜之间上了红漆，穿上了象征革命的红彤彤的新衣。仿佛世界革命的红色风暴与滚滚洪流刚从这里席卷而过，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李蓬一率领十几个人与 B 市市委书记曾××进行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战。十多个人对他使用“威力无穷”的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打持久战，打疲劳战，轮番轰炸，煞费苦心，问得他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

头戴军帽，身穿军装的李蓬一颇有大将风度，此刻，正泰然自若居高临下地笑着看曾××，那神情颇像一只矫健灵巧的美洲豹正笑吟吟地把刚捕获的羚羊玩于股掌之间。沉吟片刻，突然厉声问道：“曾××，你为什么要反对毛泽东思想？如果他答：“我没有反对毛泽东思想。”那么光凭这句话也能百分之百地定他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因为，此刻李蓬一手里正握着一把看不见的“中央文革”毛主席赐的“尚方宝剑”，专程兴师南下来向他问罪的，主要罪名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如果回答“没有反对毛泽东思想”，那么就是说中央文革赐李蓬一的尚方宝剑赐错了。那个时候，谁敢说中央文革任何一个成员（更甭说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半个“不”字？那时，中央文革就是毛主席的化身，谁胆敢说中央文革错了，即使你是“响当当硬梆梆”有“两吨黄金作资本”的毛主席首肯的六大红卫兵领袖，顷刻间便可以从“领袖”的五彩祥云云端跌入地狱，更何况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曾××”？如果他回答：“我反对毛泽东思想罪该万死！”那么就像犯人承认他杀了人一样不打自招，并主动为自己提供可靠的杀人罪证。曾××不愧为富有长期丰富斗争经验的老革命家。他略一思考，便

不卑不亢地缓缓回答：“我是一个红小鬼，跟随毛主席他老人家干革命几十年，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我主观上从来不曾反对过毛主席，不曾反对过毛泽东思想，不过，由于自己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客观上有可能无意识地没有百分之百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是有的……”话音未落，便被小金们一片愤怒的口号声淹没了：“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曾××反对毛泽东思想罪该万死！”

“砸烂曾××的狗头！”……

曾××站在那里，面容憔悴，脸色苍白，似乎脸上每条深深的皱纹里都隐藏着迷惘、痛苦、绝望与疲惫。一头稀疏的白发随着脸上轻微的痉挛微微飘动。这个样子，就是铁石心肠的人见了也会动侧隐之心的。小金心稍微一软便自己命令自己：“对他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对大救星毛主席的不忠！”于是小金跟着大家呼口号的声音重新变得响亮，一样充满真正的无产阶级义愤。正当他们同仇敌忾地高呼声讨的口号时，曾××趁大家一不留神，猛然推开后边的小门溜走。他们瞬间回过神后，自然一窝蜂追去，冷不防门口站了一个彪形大汉把门将军，叉开双手双腿把着小门，凭借身高门小的有利条件，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把门将军”何许人也？原来是他们自己的“红卫兵”战友之一。大家见他如此变节投降，不禁怒火中烧，有个性急的男同学便“啪啪”抽了他几个耳光，见众怒难犯，他自然不敢还手，从此自然便与他们分道扬镳了。事后，分析他为什么反常，有人说，是不是他平日里心肠太软可怜曾××的缘故。了解他的人说他心肠并不软，绝不是这个原因。后来，很多人一致认为：他是B市人，别看市委书记今朝落难，但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山不转水转，

说不定有朝一日他又官复原职，照旧当他的市委书记。曾×落难时他帮曾一把，曾一定会对这“雪中送炭”的帮助牢牢记在心。他是B市人，自己（包括他一家人）总有用得着市委书记的地方，到那时市委书记“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真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究竟他当时是怎么想的，谁也不得而知。

一天舌战到中午，李蓬一领着他们几个嫡系干将去饭馆吃饭。李文革前系政治系系党委书记，当年三十六岁，山东人，瘦高个儿，略为苍白的脸上架着一副玳瑁眼镜，绿军装外潇洒地披一件军大衣，颇有儒将风采。那时崇尚艰苦朴素，官兵上下一律平等。他们住在位于B市远郊的华南师大，与B市市委相隔十多里路程。他也每次与部下一样来去挤公共汽车，在师大也与部下一样到食堂排队打饭。大家都称他“老李”，他很高兴，这样称号彼此都感觉良好。一行人步行在B市最宽阔繁华的大街上。到一水果店，一河北赵同学指着一大堆柚子说：“这是什么？”柚子。”店主回答。老李掏出钱叫小金去买两个。小金叫小赵帮拿。他一手托了一个大柚子兴致勃勃地问小金怎么吃，小金笑眯眯地说：“你把外边那一层薄薄的青皮剥了，就像吃苹果那么吃！”他信以为真，便用小刀把黄绿色带涩味有些呛人的柚子皮削了下来，小金等几个南方同学都忍俊不禁地笑望着他。老李见他们反常的样子，不禁暗暗纳罕，把小金悄悄叫到一旁笑道：“小金，你们在耍什么鬼把戏！”小金笑而不答。又走到小赵身边，见他已把皮削完正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小金。小金一本正经地说：“白色的果肉挺好吃，不信？你先尝尝！”他用小刀剝了一小块放在嘴里一嚼。“哈哈哈哈哈！”看着他苦着脸皱着眉，像开闸的堤坝一样，

笑声从憋了好久的胸膛里爆发出来，一笑而不可收拾。不仅她们几个南方同学，其他同学，连同老李及围观的路人全都开心地大笑起来……

俗话说‘树大招风’，人们在电影电视（B市与北京一样也有电视）里太熟悉他了，所以无论在路上还是饭馆里，总有人认出了他就是首都红卫兵六大领袖之一李蓬一。由于在师大食堂顿顿吃的是一角至一角五分一份没有半点油腥的白菜豆腐汤（本来老李及老师们可以去教师食堂，小金们可以去学生食堂伙食就好得多，但当时都以艰苦朴素为荣，所以他们均在客饭食堂就餐。记得一出身高干的男同学实在馋极了，对劣菜抱怨了几句，颇为广大同学所不耻，认为他是养尊处优怕吃苦的纨绔子弟）。精神归精神，但物质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早上的稀饭馒头在长期没有油腥的肚子里消化尽了，肚子早就咕咕叫着抗议。今天老李请客，看着一盘盘卤肉、红烧排骨、油炸糖醋肉丸子，他们一个个偷偷地咽唾沫。没等最后一道菜上齐他们便要开饭了！谁知此刻，一个须发皆白有一张像核桃壳一样布满深深皱纹的脸的老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来，一把拉住老李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他哽咽着断断续续地说，他原在 B 市某厂工作，世世代代都是产业工人，五七年，因他给厂党委书记提过意见（他认为书记信任的、提拔当了车间主任的××是个心术不正的小人）就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还把他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至今年近花甲仍无依无靠，孑然一身。说着说着，悲怆的泪水沿着沟壑纵横的面颊沿着干枯苍白的胡须点点滴滴落下，落进了在座的每个人心里。那苦涩的泪水经滚烫的心一炙化着愤怒的青烟从口中喷出。不知是谁先呼口号说出了大家的心声，有个人情不自

禁地高呼：“现在，是该革这些走资派的命，该打倒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时候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我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你真是太英明太伟大了，对社会情况洞若观火！毛主席，我向你老人家宣誓：‘我作为你的红小兵为了保卫你，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生是你的红小兵，死是你的红小鬼。想及此，小金感到脸上发着圣洁神圣虔诚的光采，浑身热血沸腾，更加感到这场文化大革命发动得真是太及时了，感到“不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话，党就要变修，国要变色，就有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危险绝不是危言耸听，铁的事实就在眼前。

B市的冬天也与四川差不多，天总是阴沉沉的难见笑脸，不是下雨就是下雪，多数时候是雨夹杂着雪，潮湿的西北风像雪水一样浸了过来，冷澈肌肤，又无取暖设备。雪一落地便化，师大及B市街道上都是黑色的泥泞脏兮兮的，一踩满鞋溅满污泥。

今天一早起来，嗨！真是太阳从西边升起了！躲在铅灰色云层里的太阳终于羞答答地极不情愿地跳了出来，露出了久违的笑脸。今天他们不出去，在师大印材料写大字报，往天来去匆匆早出晚归，加之天气不好居多，既无时间也无兴致见B师大校景，今天才发现原来她也是美的：金色的阳光照在经十几天雨雪清洗过的齐腰深万年青墙上，照在花园里一丛丛一尘不染苍翠的松树柏树上，尤其是那一株株开着红色、橙黄色花朵的冬梅，在温暖的阳光下发散出一阵阵沁人心脾的幽香，脉脉含情地报着春天的信息。这可是北京冬天没有的景

象！无怪乎人人都说江南好，看来，之所以把B市的冬天看得一无是处，除了冬天天气不好之外，主要是小金无暇顾及罢了。

小金与女友小张信步来到大字报专栏，看到有的大字报把全国赫赫有名的七大领袖之一李蓬一写成“李蓬怡”，不禁哑然失笑，又看到《首都红卫兵最新消息》，完全是坐井观天胡编乱造，于是拿出钢笔在大字报上奋笔疾书：“一派胡言！——一首都红卫兵。”在众多围观学生惊愕羡慕的注视下，得意之色溢于言表，好不痛快！

三、有缘千里南北来相见，
无缘同窗五载如路人

小金来到一幢平房，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写《中华大学红卫兵驻B市联络站》。正当小金聚精会神地写大字报之际，一个小伙子来到她的面前：“同学，我是中国大学驻B市联络站的，我代表王大路（国大“天派”头头，首都著名的六大红卫兵领袖之一），来与你们串联，以便步调一致，共同对准B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小金代表李蓬一接待了他。一见他，便有似曾相识之感，但总也回想不起来。他，一米七的个子，一顶时髦的归军帽衬出眉宇间一股英气，一件普通的旧军棉袄披在身上竟是那么合体，英俊潇洒中，掩不住他那股秀逸脱俗的书卷气，颇像站在河堤上一株俊秀挺拔的小白桦树。那天她穿着黄底黑格线呢上衣，一条咖啡西裤，梳着那时女红卫兵流行时髦的“羊角辫”。例行公事办完之后，他微笑地看着小金：“我们是老熟人